

# 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条命

64

「秦绒绒。」

那人自浓雾中走出，冲我咧开一口森森的獠牙，哦不，是白牙：「好久不见。」

我下意识一个哆嗦，赶紧扯出一个友好的微笑：「二师兄，好巧啊，居然在这里碰到你！」

凌严！真是怕什么来什么……

他一双阴沉沉的眼睛盯着我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比起上次在纯阳峰最后一面，他脸上多了些隐约缭绕的死气。凌严盯着我手里的龟甲罗盘，半晌才道：「不巧，你在蓝玉城时，我就看到你了。」

我汗毛都竖起来了：「蓝玉城？你是一路跟着我过来的？！」

他没说话，只是脸上的神情忽然变得很从容，是那种知道一切尽在掌握后的放松。

凌严缓缓走到我身前，问我：「那个人是谁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从金玄手中救下你的人。」他盯着我的眼睛，「你金丹已碎，却不见元婴，是被外力碎掉的？那人修为远在我和师父之上，且我不记得你认识这样的人，他为何救你？」

噢.....原来他没有一刀了结我，是在忌惮聂星落。

我冷笑一声：「师兄若真的感兴趣，不妨等明日问问他本人啊。」

「明日？他明日会来？」

「自然。」我懒洋洋地说，「我此刻暂时不能动用灵力，他受人之托护我周全，当然要在我身边。若非临时有事要办，此刻应该和我一同进山。」

经过之前多次磨炼，我的演技大大提升，凌严左看右看，看不出破绽，只好问道：「他受谁所托？」

「无可奉告，想知道自己问。」

我表现得嚣张且无惧，实在是因为心里很清楚，按照原文中凌严心狠手辣偏又小心谨慎的性格，我越嚣张，他才越心有顾忌，不敢立刻动手。

被我呛回去之后，凌严站在原地默了许久，不再言语。我抬头，忍着刺眼仔细瞧了瞧那团光芒，忽然从那光的中央感受到一丝莫名熟悉的气息。这种感觉来自我的神识，必然不是错觉，再仔细去感受，还有隐约的亲近之意。

这东西是什么？我暗自心惊，难不成与原来的秦绒绒有关？还是.....和白翎扇有关？

我握紧了藏在袖中的白翎扇，偷偷瞥了凌严一眼。想到聂星落说他已经是在十万大山中待了许久，我尝试开口询问：「二师兄，你知道那团光是什么东西吗？」

话音刚落，我清晰地看到凌严眼中闪过一丝恐惧的神色。

他很快收起情绪，淡淡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师妹若是感兴趣，不妨亲自上前查看？」

我呵呵一笑：「不必了，我向来对未知事物没什么好奇心。」

不想再和他周旋，我转身欲走，却又一次被凌严叫住。他说：「秦绒绒，你的金丹是谁碎的？」

妈的，你们修仙之人是不是特别擅长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

我勉强地扯了扯唇角：「二师兄你在说什么？」

他不理我毫无震慑力的威胁，自顾自道：「想必是师父吧？你多次针对天樱，她那般美好的女子，师父自然喜欢，亦自然对你不满。」

你在说什么屁话？我忍无可忍：「对我不满就可以碎我金丹？若陆流今日站在我面前，我就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他，他用卑劣手段毁我修为，我自然也有办法让他心爱的人不好过。」

凌严怒道：「秦绒绒，你不想活了？」

「你不想活了？」我说，「别忘了，那位前辈明日便会来山里寻我。你若敢对我动手，他必然追杀你到天涯海角！」

凌严盯着我看了几秒钟，忽然笑了。

「好啊。」他说，「既然如此，我今日起便跟着你吧。若那位前辈明日不来，你我恩怨再清算；若那前辈真的来了，我并未伤害你分毫，他若对我动手，必定对心猿有愧，不利于大道。走吧，秦绒绒，你现在准备去哪儿？」

装过了，完蛋了。

65

十万大山是人界最辽阔的一片山脉，真实的山丘数量比十万还要多，据说就算是一个化神期的修士，没小半年也飞不完这里。

而穿过一整片十万大山，对面就是妖界的地盘。因此山中常有高阶妖兽出没，动辄便会伤及人类修士的性命。

想到这里，我前进的步伐不由得又小心警惕了三分，同时思索起应该如何摆脱身后不远处如附骨之疽般跟着的凌严。

聂星落自然是不可能来的，那也就意味着我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。要么想出对付他的办法，要么 GG。

首先，修为上正面刚是不可能的了。就算我金丹没碎，和元婴后期的凌严也差了整整一个大阶的修为，更何况现在我浑身已无半点灵力。

如果要越阶战斗，其实最有用的东西就是阵法。然而我只知道一个北斗七星阵，就算双肩包里装着七星草，手动摆阵法也需要很久很久。怕是我刚埋下第一棵，就被凌严一剑捅死了。

怎么办？

眼看夕阳西斜，暮色渐暗，我还是没能想到办法，心头不由暗暗焦急起来。凌严跟在我身后问了句：「你究竟要去哪里？若是要采灵药，我倒是知道一处地方。」

「秘密。」我说，「师兄，管好你自己。」

对哦，还有白翎扇，我此行最大的目的是找到林天樱补全白翎扇的那座山洞，若是被凌严发现，那也是相当不妙的。

想到这里，我麻溜地席地而坐：「走得太累了，歇会儿。」

「你可是修仙之人。」

我破罐子破摔，甚为理直气壮：「我现在已无修为在身。」

凌严无语，冷哼一声，在离我不远处的一棵树下坐了下来，闭目假寐。虽然闭着眼睛，但修士查看外界，实际上用的都是神识。此时此刻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神识覆盖下。

怎么才能解决掉这个人呢？原主啊原主，你说你一点记忆都没留给我，好歹给我留点知识吧？比如，有没有什么能够一击置人于死地的阵法，没有灵力的人也能用？

倏然间，「坎离八卦剑阵」六个字闪过我脑海。

我蓦然睁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的神色。这剑阵的摆法突兀出现在我脑中，不知究竟是记忆还是天降，且原文中压根儿就没提到这样的阵法，实在突兀。

不过突兀就突兀，看介绍，这玩意儿倒是很管用。

坎离八卦剑阵的特点在于，它不靠灵石，不靠灵力，用的是修士天生的灵根，将藏在身体深处的灵根激活并外放出来。灵根越厉害，剑阵的威力就越强。不过代价就是灵根可能被毁，就算不被毁，也会元气大伤，好几个月不能引气入体进行修炼。

不过无所谓，大敌当前，肯定还是保命要紧。

更何况像我这样的水系天灵根，对付一个尚未化神的修士，获胜的概率应该不小！

想到这里我激动起来，又强行把激动的心情按捺下去，对着脑中那篇文字反复研读了好几遍，确认没问题后，这才将神识沉入丹田，小心翼翼地施展起来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夜色从最浓走到渐淡。眼看天光乍白，将要日出，在树下坐了一夜的凌严不耐烦地冲我道：「秦绒绒，你到底休息好了没有？我警告你，第二日已经到了，若午时还不见那位前辈，你这条命我便拿走了——」

我睁开眼，冲他笑了一下。因为一整夜都在尝试激活灵根，我的嘴唇和脸色都很苍白，但眼睛却很亮。

我说：「既然这样，师兄还是先把你的命交给我吧！」

虚无空气中蓦然浮出一把水蓝色的剑，我经过冰玉洗髓池洗礼，灵根更是优越，凝成的剑阵相当厉害，寒光凛凛。

凌严瞳孔蓦然一缩，从丹田中召出金环刀，我咬着牙，忍住浑身酸痛，用神识指挥那柄水蓝的长剑向他心脏处刺去。他将金环刀挡在心前，然而水起于无形亦散于无形，绕过金环刀，又重新凝成一把剑，穿透他心脏。

然而，我想象中的鲜血四溅并未出现。

坎离八卦剑碎去后，站在树下的凌严也碎成无数光点。我心头蓦然掠过一阵寒意，还没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，脖子就被一阵巨大的力道死死扼住。

凌严阴沉沉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：「就知道你不老实，那位前辈，想必今日是不会来了吧？」

66

呼吸困难。

我在凌严手里拼命又无力地挣扎，就像在华农兄弟手里扑腾的一只鸡。

「凌、凌严——」眼看着已经撕破脸，我也懒得再装模作样地喊他师兄，硬撑着直呼其名，「你他妈放开我，疯子！你这么跪舔林天樱，看看她领你的情吗？」

放在我脖子上的手又用力了三分：「秦绒绒，你不配提她的名字！天樱出身贫寒，能走到今天，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。」

可你呢？出身名门，灵根优越，凡事不用自己操心，自有师父和旁人替你出面解决！」

「像你这种废物，除了靠别人还能怎么样？」他抬起另一只手，拽着我的头发往后扯，剧烈的疼痛传来，偏偏被那只手死死卡在我喉间，「那位前辈今日不来，你不是只能死在我手里，嗯？」

疯子！

我瞪大眼睛望着他，拼命地喘息着，试图从缝隙里获得一点赖以生存的氧气。从他瞳孔的倒影里，我看到自己狰狞可怖的脸，神情扭曲，眼球用力到凸起。

那是求生欲存在的证明。

「你、你离开纯阳峰之后，还见过林天樱吧？」我咬着牙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，「她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要害她？我抢了她的东西？我夺走了她的一切？！」

「你在那一日的幻境里看到了什么？我带人追杀她，我想抢她的情人？」

「那不是幻境！！」凌严冲我声嘶力竭，「秦绒绒，你还在装无辜！那不是幻境，那就是你会做的事！」

「放屁！」我破口大骂，「你能穿越时空吗？你有林天樱被害妄想症吗？怎么一个幻境你就觉得我要杀她，她追杀我、抢我



机缘、几度妄图置我于死地、挑拨我和陆流的关系，难道不是她更想杀我？」

凌严不为所动：「天樱做事，自有她的道理。」

我快要气吐血，原著的力量就这么强大吗？这舔狗已经连基本原则都没有了吗？

氧气越发稀薄，我已经能感受到肺部因为缺氧传来的尖锐疼痛。原本我是不用受这种苦的，修士对于氧气的依赖远远没有凡人那样强，甚至可以做到不呼吸在水底待上大半天。

但那是修士。

此刻的我，除去强大的神识外，与凡人无异。

甚至因为金丹为外力所碎，身体比一般凡人要更脆弱。

延绵不绝、愈演愈烈的疼痛，和轻易就能被人掌控生杀大权的无力感，终于激起了我内心对于陆流的恨意。我这才发现仇恨这种感情并非汹涌而上，而是一点一滴，不动声色地侵蚀着我，像冰冷的血液不动声色流过每一寸经脉。

模糊的神思里，我听到凌严的声音。

「交出白翎扇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，放你入轮回、再修炼。否则别怪我不顾师兄妹之情。」

我咬牙冷笑：「林天樱没跟你说吗？白翎扇早就被我炼成本命法宝了，若是我死了，旁人谁也用不了！」

「这便不劳你费心了。」凌严冷漠地说，「东西交出来就是，如何使用，天樱自有办法。」

我眼睛充血地瞪着他，心头蓦然涌上一个恐怖的念头。

白翎扇是陆流帮我完善的。

陆流很早就知道，这东西是我从林天樱那里抢来的。

原文中清楚明白地写着，就算你杀了一个修士，也不能把她的本命法宝据为己有。

现在凌严告诉我，林天樱自有办法。

除非.....除非——

除非从我刚拿到白翎扇起，陆流就布下了这个局。

67

「好。」我慢慢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，「你放开我，我把白翎扇给你。」

大约是想到我浑身上下没有半点灵力，逃也不可能逃掉，凌严倒是很痛快地松开了我。冰凉的空气滑进喉咙，我跌落在地上，大口地呼吸，然后拼命地咳嗽。

很狼狈，也很丢人。

凌严说的没错，我一直抱着侥幸的逃避心理，总觉得只要我不去招惹女主，避开男主和陆流他们的复杂感情线，我就不会有事。

直到金丹碎裂，骤然变成凡人。

直到金玄出现，聂星落出现，凌严出现。

每一个人，都能轻而易举地杀掉我，比杀鸡还要简单。

我趴在地上，握紧藏在袖子里的白翎扇，心里忽然闪过一个极度荒唐的念头：众所周知，灵力是可以消耗和补充的，神识是做探测之用的。

但如果.....如果我把神识，当成灵力来用呢？

「好了吗？快点把白翎扇交出来。」

「给你。」

我从袖中抽出白翎扇，递到凌严面前，在他伸手来接的时候，我忽然开口：「凌严，你认不认识仇天？」

他皱了皱眉：「不认识，那是何人？」

呵，不愧是你，林天樱。

「是你亲爱的林天樱大宝贝儿未来的夫君，魔界之尊仇天，怎么你竟然不认识吗？」

我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将神识放出，小心翼翼地包裹住白翎扇。还好这是水属性法宝，与我的灵根完全吻合，因而表现得十分温驯。片刻后，我一咬牙，将神识刺入扇中。

「嘶！——」

一刹那眼冒金星，无数火花炸裂，尖锐而猛烈的疼痛从我指尖一路蔓延到脑中，那程度实在太过于剧烈，我没忍住发出一声冷哼，又很快强忍着把尾音吞了回去。好在凌严被我突如其来的爆料惊住，没有注意这点小细节。

他冷道：「秦绒绒，你又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想要挑拨离间？」

「是不是挑拨你日后就知道了。」目的达成，我懒得再与他纠缠，将手中的白翎扇往前送了送，「给你。」

在他伸手握住白翎扇的一瞬间，我挑起唇角：「凌严师兄，我送你一个礼物！」

我将所有神识放出，全部灌注在白翎扇中，那扇子沉甸甸地坠着我的手，我的脑中却因为抽空的神识而疼痛到痉挛。

我用力地咬着嘴唇，直到尝到酸涩的血腥味，仍然保持瞪大眼睛的姿态，死死盯着面前的凌严。

浓重的白雾朝他缠裹过去，凌严伸出的手停在距离我喉间方寸的位置，灵力环绕，然后软弱无力地垂落下去。

我知道，他已经成功进入了白翎扇制造的幻境中。然而我与他毕竟差着不少修为，又用的是神识力量，不能保证那幻境能持

续多久，便又拼着命从丹田中取出饮雪剑。

「师兄。」我轻声说，「再见。」

然后将长剑重重刺入他心脏，鲜血四溅，喷涌。

我却仍然不放心，杀死一个元婴后期的修士有那么容易吗？若他狠心放弃肉身，元婴出逃，我怎么可能斗得过他？

我把那扎了他一个对穿的饮雪剑拔出来，又一次用力地刺了进去。

然后再拔，再刺，直到他胸口破开拳头大小的一个洞，露出里面千疮百孔的心脏。

原本不必这么惨烈，茹毛饮血，那是最野蛮的做法。可此刻我不是修士，我是凡人，落在修士手中的凡人，为了保命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

我抹了一把自己满口咬出的鲜血，还要举剑再刺，那心脏破开的血洞处却骤然银光一闪，一个抱着金环刀的元婴出现，满脸狠戾地看着我。

「秦绒绒！！你找死！！」

「就等你呢，师兄！」

我把特意留下的最后一丝神识倾入饮雪剑，然后用力刺进了那个元婴的小小身体。在他凄厉的惨叫声里，那团银光化作虚

无，只剩黯淡无光的金环刀，「咣当」一声掉在地上，随后被轰然倒下的尸体掩埋。

危机解除，我松了口气，也跟着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

只是，在晕倒前的最后一秒，我似乎听到身后的树丛中，传来了窸窸窣窣的不明声音。

68

我是被一条湿漉漉的温热舌头舔醒的。

睁开眼，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脑仁一直窜到指尖，我没忍住发出一声哀号，然后就听到旁边传来两声「喵喵」声。目光稍稍往旁边一转，就看到一只浑身雪白，眼珠发蓝的猫咪正目不转睛地望着我。

眼神相对，它见我醒了，又喵了两声，然后舔了我两口。

我：？

天降猫咪，挺突然的。

这一瞬间我脑中忽然记起很久远之前的那次宗门大比，其实也没有很久远，此刻距离那时也不过才过去半年之久，但对我来说，人生已经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扯远了，我主要是想起了那位我早已不记得名字的炮灰兄弟的话：「我这噬元兽，乃是四阶变异灵兽，擅风雷之术，修为堪

比结丹后期修士，乃是从前在十万大山深处一处灵兽洞穴中所得.....」

噬元兽什么的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那句「实力堪比结丹后期修士」。

既然它主动送上门，还很亲昵地舔了舔我，这说明我命中该有猫咪——啊不，噬元兽啊！想到这我兴奋地坐起来，结果一阵眩晕感涌上来，差点让我眼前一黑倒下去。

我忽然意识到不对的地方，心头渐渐有恐慌蔓延而上。

吞了吞口水，我小心翼翼地放出神识，脑中传来阵阵刺痛，都被我强行压了下去。

然而，神识只能放出几米远，就已经到了极限。这远远不是结丹后期修士该有的实力，若是换算一下，现在我的神识就相当于一个炼气三层的新手修士。

把神识当灵力用这条路，行得通。可现在看来，是一次性的。

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光灵力与凡人无异，神识也无限趋近于凡人。

我呆呆地坐在原地，努力扯了扯嘴角，还是没能笑出来。那只猫绕着我转了两圈，见我还没有抱它起来的打算，终归是不耐烦地喵了两声，然后猛地跳进了我怀里。

我被那沉甸甸的温热手感惊了一下，终于回过神，低头看了看它。猫咪那双湿漉漉的蓝眼睛望着我，忽然让我觉得有点眼

熟。

它伸出粉红的舌头，一下一下舔着我的手心。那种温热的生机勃勃，忽然就驱散了我身上沉重的阴霾和颓气。

没有神识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在我没有灵力的情况下，它本来也只能用来探探路，更何况在之前那样生死攸关、万分危急的时刻，能保命已经是万幸。

而且，我还杀了被聂星落称作「斩天客」，一听就非常牛 X 的凌严，这人按原著的路子走，把还没发生的环境当成真相，对林天樱死心塌地。我在这里解决他，也相当于为自己以后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。

而且，有得必有失，穿越之前我本来就是普通人，短暂地拥有了不属于自己的灵力。现在虽然消失了，但却多了只实力强横的猫咪。

更要紧的是，我此次进入十万大山，本身就是为了寻找机缘，一为彻底补全白翎扇，二为找机缘恢复金丹。如今境况，不过再加一条，看能不能将神识也一并恢复了。

这一通想下来之后，我心情顿时平静很多。撸着猫，听着它在我手中发出舒服的「呼噜」声，我说：「你是不是愿意跟着我啊？」

「喵喵。」

「那我给你起个名字吧？叫流流怎么样？」



愤怒的猫叫。真懂我。

「叫天天吧？」

不满的猫叫。行吧。

「那叫落落吧。」

「喵喵喵。」满意的猫叫。

我手下撸猫的动作一顿，想到了之前对于聂星落仙界之人的身份猜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还会和他再见面。

而且那个时候，我身上一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69

我抱着落落站起来，走了两步，忽然想起来一件事。

「要不结个灵兽契约吧？」

我发誓，我从它眼中看到了鄙夷和拒绝。果然是四阶灵兽，相当拟人化。

「还是算了，我现在又没灵力，缔结不了。」

落落满意地喵了一声，又懒懒地缩回到我怀里。

我强忍住大脑一阵阵涌上来的刺痛，努力回想原著剧情里的细节。

我记得原著里，林天樱进入十万大山之前先和仙界 NPC 沟通过，所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。她踩着飞剑跨过了十几座山脉，然后沿着一座深不可见的山涧飞了很久，来到一座被阴气和魔气纠缠着笼罩的山谷里。

至阴至邪的地方，反而催生出一丛至阳的异火极焰，火中还带着一块珍贵的材料。林天樱就是用那块材料补全了白翎扇，然后将极焰吞噬，这才修为大涨。

所以，如果我要找到那个山谷，就应该往比较阴冷的地方走，且最好是那种肉眼可见的深涧。

想到这里，我默默把目光投向了落落：「听说，你擅长风雷之术。」

它不耐烦地喵了一声。

「带我凌空而行吧，等找到那座山谷，我给你抓鱼吃。你吃过我做的烤鱼吗？巨好吃，辟谷之人都忍不住的水平。」

虽然落落的眼神好像有点鄙视，但它还是从我怀中跳出来，浮在半空，猫爪一挥，我就感觉到一阵风吹到我脚下，身体顿时轻盈起来。

那感觉和之前自己御剑飞行并不一样，御剑飞行好歹有个地方踩着，而这一刻，我感觉到重力这种东西，像是凭空从我身上

消失了。

我捞过落落猛地亲了一口：「你是最最厉害的小猫咪！」

它不屑地偏过头去。

这只猫真有个性，虽然和那只温顺的布偶比不了，但它是我的  
小猫咪，属于我一个人的小猫咪。

我适应了一会儿，开始踩着那阵风慢慢往前飞。心中默念了几  
遍至阴之地后，龟甲罗盘忽然再次在我手中亮起来，指针晃晃  
悠悠地指向某个方向。

我朝那边看了几眼，因为神识无法放出，只能用肉眼看到那里  
似乎有一片黑黢黢的森林，像是潜伏着无尽危机。

「往那边飞吧。」

我咬牙道。

落落毕竟只是四阶灵兽，实力有限，而那片森林虽然肉眼可  
见，但真要飞过去，却实打实耗费了我五天时间。我踩在风  
上，又吃干粮又喝水，还是无法避免地让自己熬红了眼睛。

好在累是累，森林终于近在眼前了。

我和落落停在半空，沉默地注视那片森林。虽然是白天，它却  
显得阴暗无比，阳光都不能照进去分毫。不用想就知道这地方  
一定满是危险，我看了一会儿，开始思考自己还有什么东西可  
以用来保命。

落落，擅长风雷之术的四阶灵兽。但它的灵力大部分都用来维持让我们飞行的风了，就算要攻击，估计也没什么余力。

而我自己既无灵力也无神识，非要说的话，饮雪剑倒是可以拿来用用.....等等，剑——

坎离八卦剑阵！

虽然原著中没提过，但阵法这东西，本身的远离就是通过阵眼的叠加，让其能量或者攻击力成几何倍数增长。

而我现在掌握的两种阵法，北斗七星阵和坎离八卦剑阵，一个靠的是七星草种子，另一个靠的是修士自己的灵根，都和灵力没关系，都可以用。

那么如果，我把这两个阵法叠加起来呢？

70

我在森林外整整实验了九天。

天道在上，多亏了十万大山之外那挥之不去的雾气，没有修士敢轻易进来，避免了我被随便一个修为的低阶修士顺手弄死杀人夺宝的可能。

糅合两种阵法，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既然威力成几何倍数增长，那么平衡点的掌控，和对修士的心神考验，也是几何倍数增长。

我让落落暂时把我们放下来，然后用它的灵力催生了一堆七星草种子，接着开始一点一点尝试找到那个平衡点，这当然是不容易的。北斗七星阵搭建完成，灵根好不容易激活，但两者还未真正触碰到，便不是烟消云散，就是直接爆炸。

「砰——」

一声巨响，我捂着鲜血淋漓的胳膊和下巴苦笑两声，仰头倒在了草地上。

北斗七星阵倒还好，毕竟用的材料只是七星草种子而已。这东西我准备了上千颗，绝对够用。只是坎离八卦剑阵，源于我的灵根，每次炸裂，我浑身经脉都会传来剧烈的疼痛，然后就得缓一会儿，再重新开始激活灵根。

唯一值得欣慰的，是激活灵根的速度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中变得更快了。练到第三天的时候，我已经可以在三秒钟之内成功激活灵根，搭建坎离八卦剑阵。

对我来说，这无疑是个再好不过的消息。就算最后阵法叠加没有试验成功，至少这种速度下的纯攻击阵法，足够成为我的保命底牌。

把散落的行李简单收拾了一下，装进双肩包，我发现手中还有最后七棵七星草，便打算再试一次，不成功拉倒。

搭好北斗七星阵之后，我打算尝试一种全新的叠加方法。把激活的灵根硬生生切出七份来，嵌进每一棵七星草内，然后再用

来激活阵法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分割灵根带来的剧痛在经脉中来回流窜，险些令我神识震动剧散。

最后一丝痛也渐渐弥散之后，我看着面前莹莹发光的阵法，忍不住大笑出声。

每一棵七星草都嵌着一枚光剑，在树下流光溢彩。微一驱动，就有一道光柱射出，重重打在不远处的树干上。直径大概有个三四米的树干，居然直接碎成了粉末。

「喵喵。」

落落仿佛受到惊吓一般，叫了两声，猛地窜进我怀里。那双蓝莹莹的眼睛看过来，像是装满情绪的海水，带着人类般的鲜活。

「我现在有点怀疑你到底是猫还是人，或者说，修仙世界的猫因为有修为，都比普通田园猫更聪明？」我若有所思地试探了一下，盯紧落落的眼，见它没什么大反应，只能在心里暗笑自己疑神疑鬼。

搂着落落猛亲了一口，我笑眯眯地问它，「你看我牛 X 吗？成功地把防守阵法和攻击阵法结合起来，变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双向阵法。不得不说，本人秦绒绒简直就是个修仙小天才。」

兴许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的起伏都太过惊心动魄、刻骨铭心，我现在已经能很坦然接受自己和秦绒绒这个名字绑定了。甚至于，现在要我去回想自己穿越之前叫什么，我已经想不起来了。

落落懒洋洋地喵了一声，先一步往黑森林跑了过去。我跟在它后面，盯着那片越来越近的暗色，心里反而平静下来。

因为我什么都不剩，所以也没什么好失去的。这是我的优势，也是我心态还算平和的唯一筹码。

然而进去后走了大半天，却根本无事发生。除了一望无际的黑暗，就只有我和落落踩在满地枯枝败叶上发出的清脆断裂声。别说人了，连只兔子都没见到。

我忍不住跟落落吐槽：「早知道这里面如此安全，干吗还在外面折腾那么久……」

「真稀奇，你是头一个说这黑魔森林安全的人类——哦，甚至连修士都不是？」

本人，flag 高手，说什么来什么。

我抬起头，看着眼前似笑非笑的银发男人，紧张地咽了口唾沫，暗暗伸手去背后的双肩包里摸七星草种子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